

行走

逆流而上读运河

木月水 胡长江

“一条河活起来，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，穿梭在水上的那些我们的先祖，面目也便有了愈加清晰的希望。”（徐则臣《北上》）

京杭大运河实现全线通水，不仅回补了地下水，更是优化了沿岸地区的生态环境，大运河焕发出历久弥新的“千年之美”。继上次在青县“巡河”后，便和同事约好从泊头城区逆流而上到东光连镇，用脚步去丈量运河，用眼睛去记录风景，用心灵去感受历史脉搏、人文气息和发展变化。

运河巨镇 商贾云集

早上五点半，我们一行乘车来到泊头市运河生态公园。与两年前相比，景观带在保留原有植被、恢复自然生态的基础上，新建了临河栈道、民俗建筑等，自然风貌与人文景观相映成趣、令人神往。一路上，河水丰盈、绿茵遍地，大树参天、曲径通幽，河风习习、心旷神怡，有跑步、快走强身健体的，有打拳、练剑陶冶情操的，还有下棋、踢毽其乐融融的。清晨的公园里处处都是生机盎然、欢乐祥和的景象，来运河晨练已经成为周边群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沿景观带乘车一路南行就进入到泊头市主城区，运河像一条蜿蜒前行的长蛇穿城而过。成千上万的居民临水而居，各式各样的商铺依岸而建；街巷里有热腾腾的包子豆浆，马路旁有水汪汪的瓜果蔬菜；悠闲的大爷大娘采购着一日所需，手上的袋子鼓鼓囊囊；莘莘学子行色匆匆，脚下的车轮蹬得飞快，清晨的泊头就已经展现出一幅生动的市井烟火画卷。

“泊头、舶头，船舶停靠的码头。”东汉末年，曹操开挖平虏渠，在这里设置运送军士、粮草的码头，这便是“泊头”的由来。金大定七年（1167年），设立交河县，境内设十一镇，泊头市区为新桥镇。明代改称泊头镇，并修筑土城。此后，泊头随着运河漕运的发展逐步兴盛，其商业特色鲜明，商贸经济繁荣，成为河间府的重镇。《泊头市志》（2000年版）记载：“运河开通后，运输便利，尤易发达商业，就泊头镇一处而言，两岸商贾云集，为数百里所未有。”明朝万历年间，礼部尚书余继登在为泊镇作《重修西城门记》中提到，“镇市租输于郡者岁百金，其他供应几当郡之半”，可见当时泊镇经济地位之高。清朝后期，泊头已成运河巨镇，为津南一大商埠。“运河南通江湖，北达津京，川产广产之运输，海货洋货之兴贩……而泊头实当其冲”。泊头不仅是直隶与河间府主要的商品集散地，还吸引了江浙皖、晋鲁豫等地行商前来贸易；商品种类繁多，除了粮食、盐铁与农产外，还兼有瓷器、漆器、布匹、绸缎等日用品和奢侈品。清代诗人王初桐在《泊头》中就有“一簇戎戎市，清晨泊泊头。千家门对水，十里岸横舟。鸭脚林中寺，鹅黄柳外楼。春风成寂寞，滚滚卫河流。”的诗句。遥想当年，河上樯帆如林，河岸货物如山，铺面作坊鳞次栉比，商会牙行竞相争市，说不尽的繁忙，数不尽的繁华。清代山西票号也能为此提供有力佐证，直隶共有8地26家，泊头就有5家，可见当时泊头商贸之繁荣。始建于1912年的泊头火柴厂，依托运河采购原料、经销火柴，逐渐发展成长为当时亚洲最大的火柴生产厂家，改写了国人依赖“洋火”的历史。

在泊头信誉楼商厦南侧，一栋典型山西民居风格的高房建筑，见证着泊头兴盛、传承着红色血脉，这里就是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泊头旧址。该建筑坐北朝南，始建于清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，原为山西阎姓商人所建当铺，后为直隶省立第九师范学校最初校址。1948年4月至12月，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以此为驻地，对外以“华北建设公司”名义开展工作。这9个月是城工部工作最繁忙、最出色的时期，在培训青年革命干部、护送爱国民主人士、领导平津地下斗争、获取傅作义部偷渡西柏坡情报、智取国民党军队天津城防图、促进北平和平解放等方面，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。刘清扬、符定一、吴晗、周建人、蓝天野等著名爱国人士，都曾由华北局城工部安排从泊头前往解放区。华北局城工部成为连接平津地下党与党中央的一条红色纽带，为平津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突出贡献。

运河在给泊头带来繁荣经济的同时，更是推进了民族融合。明朝永乐二年（1404年），杨、曹、戴、回、张、王、石七姓回民由南京应天府上元县二郎岗奉旨迁入泊头，定居在运河沿岸。至今，已有1.56万回族人（第七次人口普查数）在泊头这片充满朝气的土地上繁衍生活。

位于运河西岸200余米处的清真寺就是永乐二年修建的。清真寺坐西朝东、面向运河，殿宇端庄肃穆，装饰古朴典雅，是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是泊头现存最古老的建筑物。寺内主体建筑为三进庭院，坐落在东西向中轴线上，分为前院、中院和大殿。大殿由99根巨大的金丝楠木承托，殿内巨柱方梁、落架高大，悬梁吊柱、雕花刻棂，斗拱构造、卯榫咬合，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建筑风格。古人工艺之精湛、构思之巧妙、用料之奢华，着实令人惊叹叫绝。这些金丝楠木的背后更是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“故事”。1368年，元丞相脱脱之子从南方押运木材进京修建皇宫，经运河到泊头时，听说朱元璋的部队打进北京、元顺帝北逃，木材及押运队伍滞留在此，就把木材卸在泊头。后来，北迁至此的回族人修建了清真寺。600多年来，回汉两族人民共饮运河水、共建美好家园，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和特色鲜明的文化遗产，也造就了泊头人诚信重义、包容开放的优良品格。

最美廊道 水清岸绿

出了清真寺，我们乘车沿堤顶路由肖圈桥穿过运河转东堤，经过南皮县的前七里和十二里口村，就到了今天远足走运河的起点——东光县堡子村。

清晨，阳光透过云朵洒在河面上，像一条缀满宝石的长绸带，微风吹过，波光粼粼；丰盈的河水轻快地拂过河床，时不时地打个旋儿、蹦个高儿，婉转曲折地向北奔去；堤顶路两旁郁郁葱葱、枝繁叶茂，林间碧草如茵、杂花夹路。大运河东光段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南运河的独特风貌，被誉为最美运河段。

傍着运河、快步南行，大约七点半的时候就到了南霞口村。该村原来是一个大自然村，据《东光地名志》（2019年版）记载，明朝复姓人在此建村，历史上建有管轄船只的机构，当时称辖口，后来演变成霞口。近年来，东光县在南霞口村周边规划形成了以速生杨为主的森林公园，沿运河东岸南北向长约10公里、东西向最宽处约1500米。这里负氧离子含量每立



清风荷畅（国画）王平作

方厘米最高时可达1万个以上，故名“氧生园”，被誉为“吸氧，胜过苏杭；养生，人间天堂”。步入林中，一排排杨树像列兵一样伫立左右，绿荫环绕、空气清新，心情格外舒畅，脚步也随之轻快起来。对于久居城市的我们来说，身临其境一切都是那么的舒爽。

行走在堤顶路上，绿树掩映、碧水潺潺、风光旖旎，很快就进入了东光镇范围。白墙灰瓦、古色古香的村落就是霍元甲的“老家”——油坊口。霍元甲的太祖霍利通就是由此迁移到天津静海县，以武学著称于世。进村里，太后茶棚、迎风亭、演武场等景观迎面而来，宗祠遗址和古井诉说着悠悠村史。我们好奇地问这个村的来历，是否和油有关？村主任告诉我们，全村67户、234人全部姓霍，祖居山西高平县，明朝永乐二年迁入城北安乐屯，后在此修建霍氏宗祠，并派一支族人守护；祖上名人辈出，其中就有明朝兵部尚书霍维华、清朝奉天府尹霍备、清末民族英雄霍元甲。该村明清以来就是大运河东光段有名的几个渡口之一，据《东光县志》（光绪十二年版）记载：“卫河六渡：油坊口渡，在城西北八里”。村名亦有典故，古有“南有麒麟卧、北有迎风口”之说。据传，油坊口村因地处运河九曲十八弯之处，原名“迎风口”。乾隆皇帝下江南时，皇太后回京由水路到此，遂问其地名，官员为迎合皇太后，遂取名“迎风口”，后来字音念别，叫作“油坊口”，实则油坊口并无油坊。还有另外一则传言，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要经过此地，曾任奉天府尹的霍备在岸上跪了七天七夜，恳请皇帝在此登岸，体察民情。乾隆见此处民风淳朴、风光祥和，非常高兴，得知近年东光连遭水患，百姓歉收，就下旨为东光“减赋三年”。

“忽逢桃花林，夹岸数百步”，前方出现的一片桃林，一眼望不到边。一颗颗毛茸茸的小青桃，羞答答地躲在枝叶间，不肯见人。快步穿过桃林，一排整齐的木质房屋映入眼帘，原来是到了麒麟卧村服务驿站。怀着对村名的好奇，我们立刻进屋一探究竟。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，并自豪地向我们诉说着当年的“故事”。该村明朝之前叫小郑庄，村东侧土地庙的大铁钟上铸有小郑庄字迹。明朝天启二年（1622年），进京赶考的鲁维肃由河西县县南苏庄坐船北上，行至小郑庄时天色已晚，夜宿此地。夜里梦到村边祥云漫天，芦苇深处有一尊麒麟横卧，想要走近细看，麒麟腾空飞起。夜梦惊醒后，自觉吉祥之兆，如果进京赶考高中，一定在此给麒麟建祠立碑。果真，鲁维肃进京高中进士，先后任明朝五品知州、清朝丹徒无锡江阴三县知县。期满后，举家搬迁来此，逐渐形成了鲁氏家族大院，村名也改为麒麟卧。

出了村子，路边的麦田好像一个个方阵，在微风吹拂下绿浪起伏，麦穗初齐、长势喜人，微微的清香撩拨起我们对丰收的渴望。当地朋友高兴地向我们介绍，这片麦田属于西北营村，农业专家测算如果不受灾害的话，亩产可以达到500至600公斤。半个月后，鼓胀的麦穗在热浪中相互依扶、沙沙作响，用手一捻粒粒饱满、颗颗金黄，那将是另一番美景。

走到南运河和跃进渠的交汇处，一座笔挺的钢制闸口引起了我们的兴趣。这就是矗立在运河东岸的东南友谊闸。1958年，东光、南皮两县人民战天斗地、迎难而上，用一座钢铁大闸降伏了肆虐的洪水猛兽，大闸也成

了两县人民同甘共苦的友谊象征。60多年来，这座大闸引水灌溉、分洪减灾，用挺拔的“身躯”呵护着两县百姓的幸福安康。走近大闸，可以看到两侧用铿锵有力的行楷撰写着当年的历史：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东南两县（指东光县、南皮县）人民携手并肩冒风雪拒严寒，苦战3个月，付出了巨大的劳动，终于驯服了洪水，给万代子孙创造了幸福的源泉。建成友谊闸，波浪滚滚往东翻，日吐亿吨水，灌溉万顷田。水害成水利，旱地成良田，盐碱荒地变成米粮川，促使生产大跃进，低产面貌从此得改变。”60年弹指一挥间，曾经的滞洪要塞刻上了岁月的痕迹，成为见证沧州发展巨变的时代丰碑。

穿过东南友谊闸就到了东码头村。据《东光县志》（光绪十二年版）记载，码头渡是东光“卫河六渡”之一，最早是一处渡口。后因地处运河岸边，时有船舶停靠，就成了码头，村名也由此而来。承载着历史积淀和千年运河漕运“密码”的宋代沉船，就深埋于此。1998年6月，此处发现宋代沉船，经市县两级文物保护单位对其抢救性挖掘，出土百余件价值性极高的文物。但由于汛期到来，不得不不对木船进行就地掩埋。“城中烟火千家集，江上帆樯万斛来”，眼前不禁浮现出昔日古人在运河千帆竞发、追求美好生活的盛景。

千年古邑 魅力观州

九点半过后，太阳不再若隐若现地“捉迷藏”，天空彻底放晴，湛蓝的天空中白云朵朵。经过3个小时的急行，步态有了些许“蹒跚”，肚子也开始唱起了“空城计”。我们乘车沿茧城大街一路向东进入县城，品尝了大米饭小炖肉、豆腐脑等特色美食，亲身感受一番东光的千年古韵。

东光古称观州，枕冀鲁之交，既具有鲁文化的儒雅敦厚，又具有燕文化的慷慨好义。据旧《东光县志》（清康熙年间编纂）记载：“东光春秋两汉称侯国，六朝之际置观州，五代迄宋开军府，非仅以县名。故溯其盛时可兼有数邑之地，及其遭废、或析于此，或并于别邑，分合互异，境域时有变迁”。在22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，东光经汉至明清，历朝历代无论郡治、军治、州治、县治，虽然县城名称多有更易，但它始终保持当地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的地位没有变。历届志人考证：“东光名源秦东阳，久设州县定域邦，虽有分合亦重镇，千年府第历沧桑。”

在当地朋友的带领下，我们来到了普照公园，“红花绿树依草坪，曲径通幽似仙境。一寺一观一行宫，两馆三湖留亭亭。佛教道观容一园，元曲京韵负盛名。东西南北常来客，春夏秋冬赏美景”。这里展现了千年古刹铁佛寺的古朴典雅、雄伟壮观，再现了二郎岗北观观的昔日北国奇秀，复刻了泰山行宫的山峰峻拔，重塑了元代散曲、现代京剧戏曲的历史文化氛围。

铁佛寺位于普照公园中部，又名普照寺，由山门、天王殿、大雄宝殿及东、西配殿组成。大雄宝殿正中的释迦牟尼佛像为铁铸，高8.24米，重48吨，是全国最大坐式铸铁佛像，全身镀一层金粉，金光闪耀，光彩炫目。原铁佛铸于北宋开宝五年（972年），已有千年历史。北宋从太祖开宝到至道年间，大雨频繁，洪水泛滥，死伤百姓无数。人们为了祈求神力，决定塑铸铁佛，以镇天灾。因铁佛身躯高大，铸造精湛，造型优美，与北周时期铸塑的沧州铁狮子和隋代修建的景州舍利塔齐名，因而有“沧州狮子景州塔，东光县的铁菩萨”之说。在民间神话传说中，东光铁佛是运河里飘来的。传说佛教在隋唐就已传入东光，信奉者很多。铁佛原本在香河县金鸡寺，但因向往东光这块佛乡宝地，每天僧人撞钟即发出“东光、东光”的声响。金鸡寺和尚意识到铁佛要去东光了，于是就用铁链锁住铁佛右臂，铁佛挣断锁链沿运河逆流而上。沿途各县见运河里漂来大铁佛，有的在河边修起接佛寺，想拦住并且留下铁佛，但铁佛毅然向南，一直到东光码头才停住。这样的庞然大物，没人能搬得动。来了一个小和尚，其貌不扬，一口气吃了十多屉包子，俯身把铁佛背上了岸，放在一口井上。人们就在井上建起了铁佛寺。据说这小和尚就是铁佛的化身。

在普照公园的西侧有两座以人名命名的建筑——马致远纪念馆和荀慧生纪念馆。马致远，东光马庄（今马祠堂）人，进士及第，任浙江行省官，与关汉卿、郑光祖、白朴并称“元曲四大家”。一首小令《天净沙·秋思》：“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风瘦马。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。”童叟皆能朗朗上口。荀慧生，艺名白牡丹，原东光县谷庄人，全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，与梅兰芳、程砚秋、尚小云并称京剧“四大名旦”，一生创作了别具一格的荀派艺术。荀慧生成名后，不忘故乡，刻一闲章上书“荀词慧生留香馆，河北东光是我家”，表达了远方游子对故乡的拳拳之心和思念之情。他们不仅是东光人的骄傲，更是东光县“文化搭台、经济唱戏”的一张靓丽名片。



万物向美



向阳花开（国画）王平作

期间，我们还陆续经过小龙湾、大龙湾，入湾前河水湍急，过湾后水流平缓。河道依旧保留着“九曲十八弯”的原生古河道形态，清代汤储播就曾在《御河棹歌》中写到：“大龙湾过小龙湾，相见朝朝暮暮间。怪道唤郎郎不应，郎船已过数重山。”一阵叮叮咚咚的机器轰鸣声，把我们的思绪从古运河上拉了回来，眼前一栋栋工业厂房随处可见，一辆辆运输车车蓄势待发，原来是到了李四维村。李四维村紧邻大运河，水运条件便利，村里自古就有做生意的传统。一台机床，开始生产包装机械配件——裁刀，拉开了包装机械产业发展的序幕。此后，李四维村的包装机械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，逐步形成了远近闻名的李四维工业园区，大大小小的各类包装机械企业也沿105国道向南北延伸。目前，东光县拥有纸箱包装机械企业1000余家，从业人员3.5万人，年销售收入逾百亿元。

临近正午，气温逐渐升高到30摄氏度，太阳炙烤着大地，空气里弥漫着闷热的气息。行走了24公里的我们，早已没有了“闲庭信步”的逍遥。体力不支的同伴边咬紧牙关快步前行，边开玩笑地说：“现在是对身体和毅力的双重考验，不到连镇不罢休。”

连镇原名连窝镇，初建于隋，形成于宋，兴起于明，繁荣于清，因是水陆的景州舍利塔齐名，因而有“沧州狮子景州塔，东光县的铁菩萨”之说。在民间神话传说中，东光铁佛是运河里飘来的。传说佛教在隋唐就已传入东光，信奉者很多。铁佛原本在香河县金鸡寺，但因向往东光这块佛乡宝地，每天僧人撞钟即发出“东光、东光”的声响。金鸡寺和尚意识到铁佛要去东光了，于是就用铁链锁住铁佛右臂，铁佛挣断锁链沿运河逆流而上。沿途各县见运河里漂来大铁佛，有的在河边修起接佛寺，想拦住并且留下铁佛，但铁佛毅然向南，一直到东光码头才停住。这样的庞然大物，没人能搬得动。来了一个小和尚，其貌不扬，一口气吃了十多屉包子，俯身把铁佛背上了岸，放在一口井上。人们就在井上建起了铁佛寺。据说这小和尚就是铁佛的化身。

连镇作为水陆要冲之地，文人墨客不绝于途，富商大贾熙熙攘攘，运河上往来着三教九流、活跃着五行八作。明清时期，许多外地行商在此开作坊、设货栈、立商铺，经济营生。根据现存的清代晋商会馆残碑记载，单乾隆一朝当地晋商商号有记录的就30多家。明朝国子监助教瞿祐在《泊吴桥连窝驿》中赞道：“官船来往泊官河，风有高梧鹊有柯。久客羁栖嫌寂寞，喜闻水驿是连窝。”清代吴名凤在《北吴歌》中写到：“有明驰驿置连窝，一片粮帆接卫河。雨少怕闻船搁浅，截流又唱紇那歌。”

民以食为天，随着舟楫的频繁往来、客商不断汇聚，连镇烧鸡、吊炉烧饼、花生米等特色美食也随之广为流传，深受周边百姓喜爱。其中，尤数李家烧鸡最为有名。李家烧鸡由“李小辫”创于清代，因风味独特而驰名，其工艺已成为市级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。相传清朝才子纪昀（纪晓岚）于17岁迎娶原配夫人马月芳（东光马氏族人）时，其岳父曾将李家烧鸡作为礼物赠予纪昀。纪昀品尝后觉得味道甚佳，进宫时就将李家烧鸡作为贡品送予乾隆皇帝，深受赞赏。

连镇还是一座军事古镇。清咸丰四年（1854年），太平天国北伐军在连镇与清军力战一年致全军覆没，主帅林凤祥被俘，至今箭镞、马骨时有出土，其战事惨烈，百姓犹传。陕甘总督左宗棠也曾在此连镇设行军大营，与西捻军作战。西捻军战败，首领张宗禹见大势已去，便化装出逃，一路乞讨至沧县孔家庄（今属南大港），此后二十余年在此隐居姓名、行医治病，死前才告诉村民他叫张宗禹，是捻军首领。当地百姓为了感谢他治病救人，为其修建了墓地。《沧县志》（民国版）对此也有所记载：“张酋败后，逃至邑治东北之孔家庄……后二十余年病死，即葬于其庄，至今抔土尚存焉。其临殁时告人曰：‘吾张宗禹也。’”张之洞在《过连镇僧忠亲王战垒》中感叹：“此是名王旧战场，连村青草上颓墙。野狐争塚抛残骨，官马眠坡带烙印。”

“谢家坝到了！”这一声提醒好似春日里的甘露，让我们精神为之一振，整个人都感觉轻盈了许多，我们终于在十二点半前走到了本次行程的终点。“糯土合成月一弯，运河横卧锁狂澜”，谢家坝位于南运河东岸连镇五街、六街交界处，全长218米，厚3.6米，高5米，是南运河河北段仅存的两处夯土坝之一，是大运河58个世界文化遗产点之一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坝体为灰土加糯米浆逐层夯筑，夯土以下多为毛石垫层，基础为夯土打入柏木桩巩固。南运河河北段多弯道，致使险工险段众多，连镇谢家坝处为险段之一，历史上洪水在此处曾多次决口。康熙年间，云南禄劝知州谢宗枋任满告归，卜居连镇。为治理水患，其出资从南方购进大量糯米，带领众乡邻用糯米熬粥，加灰土与泥土混合，修建了一座糯米大堤，后人称之为“谢家坝”。坝体筑成后再无决堤，时至今日依然完好。

“一馆涛声起，身临古运河。黄沙凝大堤，糯米解沉疴。科技还历史，非遗奏凯歌。声名存世界，千载作连窝。”谢家坝东侧，一栋红砖红瓦的水智慧博物馆临河而建，外立墙面一部分模仿了夯土结构，与谢家坝遥相呼应、相得益彰。馆内分为世界奇迹、济运护漕、南运雄风、京杭保障四部分，通过实物、文字、图片、模型等形式，以现代高科技三维动画及幻影技术展示大运河的水智慧，再现了古代北方平原运河治理与管理的高超技艺，为世界水利文化贡献了中国智慧。百年谢家坝、现代水智慧博物馆，两者一古一今相映成辉，诉说着千年运河古县的匠心传奇。

一条大运河，承载着半部中华文明史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，是流动的文物，要统筹保护好、传承好、利用好。此次泊头、东光沿河之行，运河就像一条蜿蜒舞动的玉带，不仅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河清岸绿、生生不息的自然画卷，更是向我们诉说着两县赓续的文脉、流淌的历史以及背后的人文精神。千年运河世纪复苏，这次奔涌、忙碌的不再是漕运，而是被唤醒的运河文化。